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黃金世界

第十七回 此地何地予欲無言 為人在人卿乾甚事

胡三麻子見懷祖同著建威，又有幾個女人走進公司，正在慇懃致問，並謝承招，因在新加坡收店來港，絮聒了一回，後面陳氏夫婦聞聲出來，先接張氏等人內坐定。張氏指告陳氏道：「這是友蘭姊應氏，這是侶華姊氏，正是我們爭例會的會長。這幼年便是侶華姊的玉樹。公司祝典何日方開？倫敦學堂何時可以成立呢？」陳氏道：「本島續派四十人，已到倫敦。公司內划出十間餘屋，作為學堂，教習先即聘定，船長來時，已經開學。這裡祝典總在此數日間，等大哥再定罷。」

懷祖也在外面，指告建威道：「這是我們船長汝念祖，現在公司的總理。」念祖問些上海的情形，又同建威談些美洲的故事，才告懷祖道：「十月朔日為開輪第一日，距今尚有九天，兄嫌其遲麼？」懷祖道：「不遲不遲，諸事都妥貼麼？」念祖道：「都已妥貼，圖南先生處也經發書知會，大約早晚即可到港了。」

建威道：「圖南來書所述省澳抵約的風潮，寥寥十數言，又都是些淒苦語，於事首尾略而不詳，念祖兄亦有所聞麼？」

念祖道：「弟奔波海上，於此不常往來，更不能為兄台詳告了。」三麻子拍著手擊著膝道：「我是個粗人，不懂什麼文明不文明，也不知道什麼抵制不抵制，只知道待我好的我便同他親熱，待我壞的我便同他疏遠。我做中國人，就說中國語。助我的便是好人，禁我的便是仇人。」阿金道：「可不是哩，他們沒受過工人的苦，只當傳來的，多半出於捏造，叫他自己去嚐嚐，怕早沒命了。」三麻子道：「中國人的性命，中國人尚且看得輕，無怪別人更看得一文不值了。」懷祖笑道：「你兩人一吹一唱，合著圖南的信，好像從一副印板印出來，可知言者雖是憤懣，聽者越發糊塗，何不詳詳細細說一說呢？」阿金道：「總怪中國人只說白話，不肯做些實事，就處處受人的牽制。照我識見，大家捐錢，把旅外的那些中國人都運回來，不就乾淨麼？」建威笑道：「這議論倒有些意思。」

三麻子道：「圖南先生到了，好快啊！」當真圖南父子一面走一面說道：「建威兄！懷祖兄！我自接信扣算日子，知兩兄今日必到，故從澳門趕來，海上所圖，如何也無頭緒，真非意料所及。」

建威道：「我從前以為此事從海上起，自然該從海上下手，那知著著失敗，並且商界中以義聲提倡天下的，近來也藏頭縮頸，悄無聲息。只剩幾個學界中人，奔走呼號，表面上似還熱鬧，其實勢孤力薄，萬萬不能為有為，就算能有為了，隔靴搔癢，也萬萬不能恰到好處。粵人與旅外工人，十九是裡■相同，宗祖相同，風俗相同，語言相同，無形中的感情自當遠勝別處，如何兄也失意呢？」

圖南歎道：「弟之宗旨，與兄相似，而微有異。廢例一層，我說既不得伸，姑就約之或廢或改，為諸君子權其利害，抉其輕重，求有萬分之一可聊慰我旅外同胞的呼籲，也算失意中得意。那想外之壓力，日出而無所止，內之成見，堅持而無可化，無可奈何，我也只得知難而退了。」

懷祖道：「獨木不可以風，孤掌不可以鳴，弟所以勸建威兄急離海上者，也正為此。但請問圖南兄，既不談例，還是主廢約，還是主改約呢？」

圖南道：「目前舊約早經限滿，新約尚未訂成，有何可廢？為此論者，固已不能自圓其說。故弟嘗謂可言不續約，不可聲廢約。但華工所受種種凌虐，不關約之有無。猶憶初議自禁時，美廷議稿，政府駁令修改，外人不允，我欽使不能爭，又不知請命，貿然遽與畫押。政府以外間怨謗沸騰，商之彼公使，添改三條，並謂非此則公使訂者不能批准。彼總統知之，手諭議院，立廢此約。」

自此，七年中無所謂禁工之約章。然外人執行禁例，日苛一日，未嘗有絲毫能為同胞寬。故今日上策，莫如要彼廢例，其次猶莫如改約。議者徒見兩國交際尚實力不尚公理，實力苟不如人，徒張公理，求爭勝於口舌紙墨間，勢必不得。故謂有約與無約，相差無幾。不知我無約而人有例，前事未遠，寧不寒心？人有例我亦有約，明知不勝，猶可以口舌爭，以紙墨爭，萬不勝之中，希冀其有一勝。若並約而無之，是並紙墨不必備，口舌不必具，他人欲斃我，則熟視其斃，他人欲割烹我，則坐聽其割烹，氣絕聲暗，有類土木之偶像，形骸空具，血絡不存。主廢約者，其心不望若是，其結果必至若是。」懷祖撫掌道：「誠哉是言！」

建威道：「弟在海上，以廢例求我同胞贊成者，正為次策猶多空言，上策乃有實效，故不敢輕為附和。兄既降格以相周旋，宜可動人聽聞了。」圖南道：「一哄之士，利害輕重，非其所知。此曰廢約，彼亦曰廢約，惡屈已羞伸人，弟言其何能入？旋即分發傳單，定期集議，事為港官所聞，遽出干預。」

建威愕道：「與港官何與？何為干預？」三麻子拍手道：「夏先生，你這般通人，不知道這裡不是中國的地方麼？既不是中國的地方，肯輕容中國人開會麼？」懷祖道：「究竟此會曾否開成，抑被禁止？」圖南道：「是被禁止的。種族界限，他人分晰極清，我同胞中猶有主張大同的陳言，欲合地球萬國為一大社會，成一大團體，豈非夢囈？」建威道：「主張大同的，不過無聊之想，其見事不明固可嗤，其立言之心猶可哀。我聞邇來並不投身他族，求隸版籍者，苟為市井之不肖，猶不足論，乃竟出於自號開明侈談道德的人類，中國民族真是有退無進了。」

懷祖道：「香港、上海為美貨絕大的來源，上海既有名無實，香港又橫生阻力，源之不清，流安能絕？抵制之說，我見其為空談的了。」建威乾笑道：「懷祖兄，我血已冷，腦已冰，我將結我舌，鎖我喉，不再說抵制，我且將閉我眼，不再見抵制的文字，我並將塞我耳，不再聞抵制的議論。」

念祖先本旁坐靜聽，此時忽然發議道：「豪傑舉事，不因勝而喜，不因敗而餒，抵制苟無效，何訪別謀所以代抵制者。」

沾沾若此，寧非陋儒？」懷祖道：「建威兄一時憤言，要非由衷。彼之志願，海不足涵，山不足負，彼之膽氣，壯士不足勇，丈人不足豪，寧有餒時？」去非道：「建威先生！中流者樂生，故畏阻力，下流者不憚死，故非壓力所能制。自今以往，我輩不必為中流憂，但為下流者求一資生的善策，便不致愧對社會了。」念祖道：「去非兄所謂下流不憚死，有無證據？」懷祖道：「去非兄向來持論是偏重下流社會的，前此同舟也曾往復數次。」阿金道：「何先生這回卻是有憑有據，並不說的白話哩。」

建威道：「我知之矣，粵東盜風甲於天下，前者死，後者繼，非刑非罰所能禁，去非殆借此為尚武者勸。須知盜賊之多且盛，一半迫於苛政，一半也迫於饑寒，並不是生而好盜，盜而不憚死的。」三麻子將手亂搖道：「夏先生，你這是在題目外面做文章了。何先生說的，是有實事的，沒多幾日，美國總統女公子，不是同了一個兵部大臣到過中國的麼？」建威道：

「是的，聽說到北京時，許多文武都在車站迎接，還派兵隊護送進宮，朝見赴宴哩。」三麻子道：「女公子的隨員，我們待他怎樣的？」懷祖道：「一例優待，稍分些兒高下罷了。」

三麻子歎道：「聽說那年有個到英國的欽差，路過那一個國，一班道台府，叫大人的隨員都赤身露體，萎萎蕤蕤，被押到木屋裡面洗浴，薰硫磺。又有赴會的委員，職分說也不小，都在船上關了好幾天，好容易千央萬求，才得上岸。如今比起來，一個是來做客人，一個是去做囚犯，無怪人家要恨了。」

圖南道：「百姓們才恨，做官的還是喜歡呢？」

阿金道：「呸！做官的真有吃過苦的麼？我卻疑心是個假話。若然是真，就算還同外國人要好，也不應該欺侮百姓啊！」

三麻子道：「百姓的事，是該百姓做的，官府不官府，他便怎樣？即如總統女公子，他在北京，算是舒服了。到香港的時節，港中官吏，那個不到碼頭上恭恭敬敬的迎接。臨上岸時可就作難了。」建威道：「怎麼作難？可是女公子不如意，不願上岸麼？」

三麻子道：「女公子沒什麼不願，倒是我們做苦力的有些不如意。」懷祖道：「為什麼不如意？可是扣減了工價麼？」

去非笑道：「只爭工價的多少，我也不至偏重下流社會了。港中苦力家，起初於外人之禍我虐待我懵無所知，自從抵制議起，愛情惡情，腦筋中一時交融並灌，相戒不做外國總統女公子的肩夫，女公子可不作難麼？」建威道：「可敬可敬！中流中的商人，真不及下流社會，去非兄已往所論，真有先見之明。」

懷祖道：「大凡下流社會，可與為惡，也可與為善，全視嚮導者以為進退，比不得中流中人，天真既漓，要全靠道德來克制情慾，卻不容易了。但是女公子後來上岸沒有？」阿金搶著說：

「港官四處招人，竟沒有一個肯去應命。弄來弄去，女公子焦躁了，港官也發急了，想硬逼人去當差。知道不行，才把自己肩夫讓給女公子，港官步行，陪了進署，方始完事。」

建威道：「無怪近人多有重視粵人，謂後來獨立爭存的主力，即從這事講，雖然是受外界的刺激，究竟性質不強，團體不堅的，也不能始終沒有動搖呢。」圖南道：「此亦惟工界能然，若商界中，則與外人交易如故，不嫌於自刺自盾。學界中熱血雖熾，所惜不中筋節，遂讓下流社會，倒顯這一番特色。」

念祖道：「工界中間不讀書不識字者居其大半，猶知痛癢相關的道理，何以中流社會倒反不如？是何因由」諸兄能為我道其詳麼？」

圖南道：「弟早年曾到上海，正值寧波人與外國人爭四明公所地址。商輟業，工罷工，以全數全力，卒能自保，未嘗不心焉敬之。這回抵制事聞，寧商類都袖手，請問建威兄，可是實情麼？」建威道：「業美貨的巨商多半寧人，商會領袖，亦以寧人為多，豈但袖手，並敢首犯清議哩！」去非道：「足見中流中除自私自利外，別無思想，誠不如下流社會，不知則已，知則死生以之，身家以之，真能為我中國揚眉吐氣哩。」